

橫塘集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五

宋

許景衡撰

書

上戶部邵大受侍郎書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已具因依申稟竊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發源到州二百餘里有五嶺之限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祁門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邵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

苗却折納絹帛發往諸處逐縣苗米各行據數催科雖
本州有小溪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隔年
伺候梅雨方趁勢發下纔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
船所不敢行竊念本州買銀係依省則即不虧損省部
用度每貫却又有回收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
則諸縣錢物無水可以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
通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
吏坐罪何益於事欲望望察特賜憐免

代人上邑宰書

某嘗泛觀百家而得醫者之說蓋盧扁之術非治人之
疾為難也能致其治疾之具者難也夫視形而察色切
脉而得證曰是為寒是為熱是為虛是為寔此盧扁所
能也至於寒者有以烜之熱者有以平之虛者補之寔
者下之此盧扁所不能也是故盧扁不難於治人之疾
而特難於所以治疾之具是以黃金丹砂明珠空青珊
瑚琅玕鍾乳石英與夫江南之朮江北之枳商山之芝

南海之薏苡下至於狸骨虎顱馬乳熊脂枯蜂之房敗
鼓之皮莫不畢在其灼爍如星日其齒萃如山嶽其瓌
病如人物其積如困廩其散如雲烟蓋其力致厚富也
如此而庸醫謂之曰有是病則須是藥耳烏用是多為
哉嗟夫彼庸醫者知有是病則須是藥而不知盧扁蓄
是藥所以待是病也嗚呼豈獨醫者之說如是哉天下
之人抱不病之病吁嗟其勤瘁而呻吟其愁苦者宜亦
多矣為之長者安坐其旁而不知所以治之非不治也

無其具也間有其具則積之不多用之無序亦猶醫者
之攻疾寔者補之虛者下之縱橫顛倒失其所宜名曰
治之其寔禍之也以故承平百年之間而致治之寔猶
有愧於三代將母有是也夫某自少講學四方與士大
夫游聞閣下之盛名皆曰閣下之治民猶盧扁之治人
不惟得其術而已而又得其所以治之之具其積彌多
其用終一二也伏自下車以來所以設施措置之方蓋
嘗窺窺之矣砒石炷艾所以破其毒也酒醴梁肉所以

養其氣也薑桂之辛秋茶之苦所以宣其鬱滯也擷其
溫涼之品而等以多寡之數朝夕飼之所以致其和平
也故能振僵仆疲憊之餘而寘之康疆安樂之地易其
辛苦愁嘆之聲而為鼓舞歌頌之音蓋數月於此矣或
者閣下何施而至此殊不知閣下所以為治之具蓋有
以異乎人也夫致之也力故其積之也厚其積之也厚
故其用之也常從容而有餘此天下之至理也而昧者
忽之嗚呼是庸醫之所以誚盧扁也又安得閣下所以
為治者告之哉某得於此時列編氓之末以邀閣下黃
金良藥之賜固已甚幸而又不幸得罪天地先子死焉
孤露之指凡二百餘而待盡餘生所以吁嘆呻吟之聲
蓋非徒如衆人之病而已也然人之有病盧扁所能療
也不病之病閣下所能療也若某所以病非凡人之病
也是不病也故今日之來也豈有望於盧扁哉誠有望
於閣下也

上韋明州書

昔者侍座而先生孜孜焉常以人物為意其後先生被命使蜀京師士大夫語藉藉咸曰韋侯行哉在朝廷為可惜在蜀人為可慶何者韋侯樂善喜士不媚上不傲下今使於蜀也吾將見蜀之士大夫賢者進不肖者退善者安不善者亦相師而為善天使賢不肖善惡各得其所則為蜀人慶也亦宜哉雖然韋侯賢而有文章立朝有風節其在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其使一路則所施者狹此又可為朝廷惜也後二年某再至京師問蜀人以先生安否而蜀人道盛德不容口大略與向之士大夫所料不異某竊嘆曰惟賢者無施不可輕重大小惟所遇耳今先生使一路其績效章章如是然天下任有大於一路者舍先生其誰哉今既力請為一州守則其所施者愈狹矣其所施者愈狹則激揚簡汰者愈詳此又可為鄆人慶也然鄆為東南善地朝廷慎所付與雖錢穀小吏調於吏部者非有優最不預也彼其雄豪賢俊之士豈少哉雖然某所未知也今特舉其所知者蓋

有二人焉鄆縣主簿林覃定海尉駱閱覃遊太學與某同舍其後同出門下其為人清慎有守而敏於從事其聚食二十口皆孤遺覃善撫養無一間言者其未葬者七喪而家貧不能舉故覃於祿仕猶不敢不勉閱游太學士交稱之其風度磊落疎財好義有可嘉者其尉定海邑民安樂之此二人者皆麾下之佳士也凡人之情莫易於自知莫難於自薦竊計二人者其察於下執事固有日矣而某猶區區一言者誠恐其重於自薦而表暴或不得盡白於左右也然先生昔使蜀而蜀之士大夫皆德其賜今儻以其使蜀者治鄆則二人者宜有以處之矣昔韓愈李翱窮而在下道不行於時至於王公大人則不敢自默何者義有不得默焉故也今某愚不肖何敢比數韓李間特以先生常以人物為意而鄙劣之迹辱愛者深又與二人者相知之深故敢不避僭越之罪伏惟幸察

代趙征上太守書

某嘗聞南人之歌南人聞之則喜北人聞之則悲北人之
之嘻嘆北人聞之則悲南人聞之則漠然而已矣夫歌
者所以發其歡訢而嘻嘆者所以泄其憂憤也然或聞
之而喜或聞之而悲或聞之而莫之悲喜非人情固不
同也其所居者然也今閣下以高才重德出鎮此方之
人無遠近無小大莫不歡呼鼓舞以為已歸則是南人
之歌固已歛聞之矣獨未知閣下亦嘗聞北人之嘻嘆
者乎伏念某家世雖宗籍而先人獨喜儒術樂教子弟
其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若某輩皆得誦學其間
然賦予不競年加長而道不加進雖鞭蹇策駕訖未有
所進猥從下吏饗斗粟以自活焉然備員于此踰二年
矣食貧指衆蓋亦未嘗飽也俄罪逆不天先子早世破
暑星奔往還萬里盡室南來孤露皆穉幼所以衣食之
奉畢仰此身而抱釁餘息竊恐忽先朝露則闔戶消壑
是以哀號夙夜不知所為嗚呼此豈特百倍於北人嘻
嘆者哉不識閣下將為南人之漠然耶將為北人之惻

然耶然閣下君子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仁則有所不忍義則有所不苟意其所聞可喜則喜可悲則悲夫豈限其南北哉某之困躓至是亦極矣閣之將聞之而已乎

代人上知縣書

某聞易於安土而難於去國者人之至情也蓋去國之樂十未足為安土之樂一也安土之憂十未足為去國之憂一也自非不幸有不可不去則古之人未嘗輒去是以顧慕悽愴遲遲而行曰吾何為而至於是也既而曰吾去國久矣吾墳墓尚存在耶先人之樹尚存否耶宗族上下其安健者誰耶鄰里鄉黨其不去者誰耶與其託異國而樂也孰若處其故國而樂也與其知友往還共樂於此也孰若吾宗族鄉黨共樂於彼也嗚呼古之人重其去國也如此而今之人何獨不然伏念某自高曾以下皆占籍永嘉而某之生亦永嘉也至先子始以貧謀生他郡計其當時必有所謂不可不去者夫豈

年于茲矣特以僑寄海隅貧不能舉每企首北望未嘗不慨然也今者伏遇明公出宰是邑其知術之明政事之敏南北之人稱頌奔走莫不欲一拜堂廡望顏色以自慰焉况某墳墓所在而先人之樹尚存焉族上下尚無恙也鄰里鄉黨尚未去也則某去其不得已者就其不得已者將不在今日乎古之人有猛虎無苛政則不去今有善政無猛虎而不歸是豈惟有愧於古之人又將有愧於今之人矣傳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某雖不肖竊有意焉

荅義仲書

所示退之別傳且欲質之某某何人敢當此耶然反復觀別傳誠非退之語也好事者為之耳夫載籍之在天下其是非舛異固多矣然考其言不若考其事又不若考其理其事如此而其言則如彼也學者將從其言乎其言如此其理如此而其事則如彼也學者將從其事乎退之排異端有功於吾聖人孟氏後一人而已雖從

下遷憤懣甚亦何至是耶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方其北
遷且歸也傳者固已謂少奉釋氏而退之見於文字剗
切至千餘言亦足以見其意矣曾不知自伍於異端之
流也且使孟簡果賢耶則得退之書固已曉然矣使其
果不賢耶則退之尚肯與語先王之道斥異端之害教
者哉然簡立朝多竒節其識趣宜有過人者尚復傳此
乎此又理之必不然者也夫前日以為非今日以為不
可而明日以為可此喪心失志之所為也古之人有以

割烹要湯者孟子以為不然有主侍人瘠環者孟子以
為不然有食牛以要秦穆公者孟子亦以為不然夫孟
子與是數子其世之先後蓋千餘歲近者數百歲其是
非漫不可考也何自知其必不然耶嗚呼以孟子知是
數子不為彼也則知某知退之之不為此也章章然明
矣然世之人一得別傳便以為退之竟奉佛更唱迭和
同然一辭獨吾叔疑焉非喜辯是非誰肯勤勤如此此
某所以不敢自默以虛來教也尚有未安願更䟽示

又答仲義書

還示甚悉然無固疑也傳曰祠神海上遇大顛其改刺
袁州又詣大顛獻衣二襲皆與荅孟簡書不同蓋退之
與顛還徃已熟暨至海上遂造其廬其改刺袁州則不
復造其廬也留衣服為別而已又傳所載多據退之所
常語者此某所謂好事者為之也昔汲冢得古書
以為皆周孔所著也其後乃有伊尹自立及太甲殺伊
尹之說學者亦將從之乎屬頭風筆此不一

代上何相書

某生長永嘉方未冠時辭親游學浮舟慎江泝流而上
見兩山連延奔伏而爭先長川北來介山之間望之幽
然蓋蛟龍之淵即之清澈可數毛髮激石怒號飛泉噴
薄如雷霆如何漢徜徉其上心目眩亂久之乃進棹焉
連日繼夕窮深極遠卒欲求其所自出而不可得于是
喟然嘆曰大哉處之水乎真天下之偉觀也蓋所謂源
深而流長者也今夫秋潦稽天朝滿夕除雨集溝澮立見

其涸無本者然也古人豈欺我哉自爾益與四方士大夫游矣發于岷山萃于涪萬歷瞿塘灩澦三峽袁延于千里然後放于荊州之野此江之水也而其險如此源于崑崙道于積石東折于洛汭而肆于大伾瀚淪摧射橫貫中國此河之水也而其悍如此自昭稽至桐栢而伏焉稍出而寢廣東行三千里而大會泗沂之間其渾浩流轉茫無際涯驚湍橫溢見於瞬息此淮之水也而其暴如此出於温溢為滎橫截河流直達于海此濟之水也而其徑如此非特是也有渙散無力不能負芥者其名曰弱水有幽黝若漆彌望無極者其名曰黑水有混濁汚泥穢惡不治者其名曰涇水以至百川衆流支分派別叅差淆亂不可槩舉然其大且尤蓋不出此數者也夫善利萬物者莫若水彼為弱為黑為涇者固不足道而所謂四瀆者又有四病焉雖曰利萬物烏知其不害萬物耶今處之水也禹貢之所不載鄴元之所未詳故其源不可得而推尋然匪亟匪徐匪縱匪拘窮澗

深谷而不為阨也長灘漫流則安而行之凡舟楫之所
經恍焉如通乎坦塗而已矣故無江之險河之悍為可
虞也以為溢也而常虛以為委折而不迂蓋所謂因地
而為方圓避礙而通諸海者也故無淮之暴濟之徑為
可駭其所以止于汜鍾于澤放于四海灌溉參澆以為
天下利者蓋未易一二數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
濶然則某以為是天下之偉觀者顧不信然恭惟閣下
以名世之才相聖天子其德大矣學士大夫雖知所以
稱頌或不能形容其髣髴而某也不佞以為相公之德
業其猶處之水乎其抑亦山川之所稟而獨得其秀氣
之全乎不然何其清明汪洋不可窺校也如此夫水出
于處而其波之所及莫近于溫也方今勳植之微畢被
沾溉之澤况某枯槁之質家于下流者耶故其疇昔嘗
被慰薦之賜則餘波見及政其所也惟相公矜憐之

與丁剛巽書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聞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

不蒙留聽然亦以為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祇用舊地不識誠然否凡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然地之美者不過土肉深厚無砂石無水泉不近洿澮陂澤故無卑濕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意外之患地之惡者不過土肉淺薄有水泉近洿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濕之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慎之重之不敢臆決而聖人亦教之以為必卜焉然後葬也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安矣生者其有不安者乎死者不安矣生者其獨能安乎此非禍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今夫人子之養其親必使之居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處之不安則為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生未聞獨詳

於未死而輒畧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巖而穴巖腹
泉出汨汨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狼石此地之美者耶
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汰吾人之疑也若
耳目所聞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尚何疑哉竊
聞剛巽將濬溝墳旁以却水害某以謂就能却此水而
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故也今天欲雨礎必
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往水出今雖能去冢土可見之
水寔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可見者其害小不可
見者其害大又况可見之害未必去而不可見之害有
必至之理耶或者曰剛巽開此地其費不貲業已成是
未能遷易也某以為不然尋常稍有知識者則不敢較
葬親之費孰謂剛巽兄弟之賢獨惜此費乎又曰剛巽
必用此地無他亦欲享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葬親以
為萬世之安此人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便否特
其末耳豈有舍其本而徒徇其末哉其使君家子孫果
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使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跬步不

能致享固當問其子孫賢與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三牲之養不如不失一坏土之利為愈也今無故舉先大神柩置之有害不美之地雖能斥世俗地利之說卒違聖人所以教後世者竊為剛巽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巽親戚朋友舉知之然未聞有歷歷盡言以止剛巽者豈以剛巽為不足語哉誠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為剛巽平昔最疏通不蔽或者有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寔覬剛巽幡然而即吉卜也若剛巽又不聽健決不回則亦未如之何矣竊計剛巽他日親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不蒙見聽於今日亦庶幾見思於他日也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六

宋 許景衡 撰

小簡

與晁無咎

伏自去違牆間缺然巾屨之役積年于此永惟平昔采
拾眷記之重夙夜頌詠不知自己而身賤迹遠修敬姓
名久不聞將命自取譴絕殆不知所以丐察於門下者
恭惟至仁大度漫無踈昵之擇若某之鄙實倚終始存

全之雖負荆前請勢未易前拳拳私誠輒布于此伏惟
恩門有以諒之而已

伏審比以盛德偉望入冠三館十年舊物誠未足為門
下賀然天方假此以為台柄之階是以四方士民鼓舞
訢戴自幸康濟之澤朝夕我及矧夙被品目者願頌之
私宜如何哉伏惟頽循氣叙眠食加練為廟朝自重以
慰海內之望

某竊惟先生直道雄文取孚當世揅日滋久比偶時變
凶人得路公肆姦巧使夔契偉業斂寄湖海而嗷嗷赤
子無以自生然祇氛戾氣豈能掩日星之焯然者哉幸
聖政一新屬意人物汲汲如弗及比觀除目少契士論
然總而論之莫先我公則發揮蘊積收功太平宜無爽
此時矣

某伏自幢節屈臨毫社嘗數奏記左右其後困躡海隅
僻左少還徃竟不知使從寓留何地以是不獲時徃問
牘但拳拳念德之悃不能自置耳茲者恭審鋒車已達

闕下輒勤叙嚮往仰達執侍者竊幸矜貸
某向者竊尉黃巖偶管庫失察應答踰年比少定而不
孝得罪天地先子棄世孤露待盡苦塊偶未死猶及見
老成舊德進陟朝右摧裂餘息於是自慰然迷塞叙誠
言多闊略冀有以諒此

與張師

庚伏炎畏恭惟精練生經休有神相及物之報如川方
增更乞俯為士民益綏福履畢情無任祝頌之至

某迺者伏審進職延閣申命帥垣寵數至優任屬彌重
除目傳播識者慰愜顧列門下士之末此情良可知屬
以在遠不獲奔走左右而行役擾擾得報後時修慶因
亦不早悚慄無限尚冀照察

某違遯恩席俯仰三年奔走南北久踈馳問左右每自
愧訟今春至京師恭審去冬台候少不康繼得藥喜遠
隔聞知最後又不得以尺紙少寓繫念拳拳之意慚汗
殆無以處尚倚門下爰撫素渥有以照其匪懈爾比得

之往來竊知氣體完復勝常此心欣爽恨不鼓翼一拜
幕履以寫縷懇北向耿悵惟祈厚自護持以副中外之
願某去年謁告還鄉涉履艱棘往返萬里今春方抵唐州
未幾猥蒙誤恩以職事召自惟疎賤不才非所當得政自
門下獎借之出知感知幸夏仲到京即欲上狀少謝萬
一屬碎累感病忽忽早暮比少定方得契此願而筆語
拙訥敷叙又止於此惟爾悚惕伏冀情恕

與樓試可

阻侍座幄閱日滋久備數卑冗屬以文禁無由一拜幕
履以備願旨惟是懷仰不知所喻初寒恭惟尊候動止
萬福更乞上為廟社善保崇重下情無任

比觀除目承有遷秩之慶雖未足為左右賀而盛德偉
望進陟亨塗實肇自茲顧在眇昧之末第劇忻亦無緣
操刺贊喜左右尚冀神明有以諒之

夏間恭審起居愆和嘗走門下繼聞即得藥喜下情欣
釋比來想惟尊候益康豫旦夕別上狀次昨者邂逅承

教匆促不款區區慰幸不無憊者賤後拘文無緣奔走門下少叙欣戴之意惟爾慙怍尚冀有以賜諒

與張稽仲

違離侍席寢易時序夏間抵闕下嘗走門屏恭審從者留河朔比聞旋馭屬賤後拘文無緣參省嚮徃殆不勝茲承銜命聘遼大旆啓行有日方冬寒澁台候何似敢乞跋履自重以副朝廷遴選之意且須還使之寵焉某幸甚

比以河間吏屬魚緣趨走風下迂疎無堪猥荷存撫而備數于此復自輝潤之出此心銘佩何可忘徒以浼瀆為懼不敢率爾叙感遽聞陞辭即路方爾綴繫又不獲請迴館帳惟增慚恐謹上啓尚冀神明諒之

與永嘉郭守

某比不審台候何似伏惟鎮撫多暇神相諸福某蒙恩幸甚賤後拘綴尚稽參省伏乞調御少副中外屬望之意

乃者伏審榮奉息言寵復法從多士稱慶殆不容口洪
惟德義之重海內傾屬雖屈臨遠郡而天眷滋渥清名
峻秩存被褒嘉行須召還徑陟顯重顧被遇厚者尤拳
拳於此時也違待賓閣俯仰踰歲奔走脩阻所至滯濡
旅瑣益復不聊上問因亦踈闊然念念眷撫之私誠不
能早暮忘也自爾有東去便飢渴之素尚冀時得以自
達於將命者益以忻快春間還任唐州猥蒙誤息以職
事召涼薄何以得此政自翦拂之出不勝感戴饔餼祿無
補或僥倖未從汰逐尚及左右還朝少謝揮潤之萬一
何勝千萬願言

與晉臣

戴伯揮晚路得祿一官勅局忽將終更補考易秩尚須
半年許渠頗自嘆其艱棘而諸公亦每深憐其職事京
師不得改官反從後任干與者則其勢益落落難合竊
以為伯揮之榮悴乃在晉臣赴官遲速之頃耳在晉臣
豈有意乎某以為此事不可望於世俗子正可以望吾

晉臣蓋疇昔周旅洞識高誼固當優為之也然為貧須
祿我曾通患若蒙留念當免處之稍遲數月而來則清
議翕然是遲也乃所以為速不識以為如何蓋諸公之
意如此而某以雅眷輒爾喋喋可罪可罪

與人

畸拙無似欽戴恩紀之重非一日積進望幕履祇後洒
掃宜不可後屬以冗賤無階効其區區徒爾愧恨尚幸
神明諒其匪懈爾天眷滋渥行有超拜之慶以滿士論

更乞順時寢餼自重瞻望丈席下情無任祝頌之至
某比者蒙恩備數勅局政自翦拂之賜祇服眷錄感刻
無以為喻然猥陋不學於法令尤非素習俾之刑濶大
惧無以仰稱推擇之意尚冀門下曲賜庇存不斥以僥
倖朝夕

孤悴跼伏窮陋坐恨親承不繼而叙問啓居亦復曠缺
何取為眷撫最厚者慙愧不可言亦聞從御比復徃還
天台鴈蕩其徜徉山水之勝有足自適亦市朝擾擾者

所未易得也未逮徠風但益耿耿謹上啓參訊
比得之往還窈審游及事外益求其所在我者神觀深
曠了無罣礙此正汨沒塵垢者願聞一二猥俗挽人不
能自前為恨如何尚冀他日侍坐以究所請

懋為上聞已久除拜當在昕夕盛才起進以享祉物之
福正其時矣何勝拳拳頌願或聞代者來期尚遷延不
識誠然否某比得畢葬待盡墳廬追思已往祇切摧迫
耳無緣面訴萬一愴咽莫既于此惟望神明有以察其

下悃爾

湖海疵賤窈服盛德之望揆日滋久踈遠自引敢萌親
近之念比何幸乃得以吏屬祇後門闌而襟度豁然收
接甚寵其周旅之眷殆非頑鄙所應得區區銘佩牢在
寸臆猥戕綴繫坐遙軒墀惟欽誨輒爾僭寓以書伏惟
神明賜諒

竊以世德才望清議所屬屈臨便郡聞者為之嘆惜豈
天姑徇一方所欲使有歲月之幸耶徒御跋履屬此寒

澁不審尊候何似旌旆壓境老稚迎拜已相屬於道矣矧在眇昧之末親承有日所懷良可知前茲更乞以時保重

某以部吏趨拜下風乃禮之常伏蒙特屈崇重嗟拂窮陋存撫之渥正自大君子厚德所存然施非其宜不任悚慄屬以拜違不敢躬伏門下以謝寵賜徒知刻畫以為不忘而已京師久客日益擾擾參省不時得遽復請違下情不任眷眷

某承學不敏又涉世淺吏事尤非所習仰祿州縣雖知為貧第未知果免曠療之責否尚須左右臨照掩覆保全之也唐州風物不惡惟今秋小稔經費為他州所侵見請於漕臺計亦不至闕絕其他疇昔採聞良審更不一一上覆

與陸中丞

某竊審使舫東泛已過揚子即日秋氣漸爽江山照人寢味當益勝某官雄文直氣著聞中外忠義大節見于

言責均逸得請畫錦鄉邦雖足以適歸榮之願副老稚
饑渴政恐已在道曾未煖席即還廟堂均福海內蓋指
紳所期者如此非小吏私祝也

某頃蒙恩備數佐吏之末私竊喜幸不獨以為罪戾之
餘趨走下風幸託大庇而淺陋不競遂窺道德高致聞
議論之緒餘庶幾滌去塵滓少償願學之初心焉非造
物憫其窮躋特以見畀耶侍座行有日欣戴之誠欲云
不盡

某向留都城數走門下訖不獲一望榮座缺然願懷東
下惘惘蓋無時不在左右行役擾擾念欲叙致此懇屬乏
去僕又爾不力逋慢之罪宜無以自恕惟寬大有以諒
之

與呂幕

掃跡屏間於是數月洪惟眷德所被凜然寸臆未易替
忘身世擾擾無緣脫釋日屬後塵僚風耿悵而已謹奉
狀敬問興止不次

乃者旌旆西指錢塘雖寒澁跋履良勤而天倫愛義積年契闊於是慰愜恭惟從容幄席粲然一笑人間之樂宜無大於此者凡與聞知舉增手足之愛甚善別後當時時嗣音柄用之召想在旦暮矣自聞還轍即欲修敬左右俗事訶逐不覺後時仰負高誼罪愧不知自釋當賜矜宥某哀荒尚延殘息猥自輝潤之及下懇感甚早者特拜車馬之寵而著誨疊疊備形慰藉之意忻慕慚畏不任此懷迷荒竟未獲祇詣館下為左右謝重使惶悚尚倚眷遇有以照此謹上啓

旌旆往還邑境自應奔走以綴賓謁之末衰塊不符此涸徒抱悵惘誠不自意首勤榮拂眷遇稠重無以況喻雖仁人厚施漫無賢否之擇顧孤露餘息獨何幸而得此耶無從親承叙感搖筆耿耿暑伏滋劇雖揮箠高爽猶不自堪而將事此時跋履重復其勞如何然使幽園灑然均被平反寬釋之賜亦大君子勤已裕物之意也斯民幸甚

前日遂幸瞻款窮寂得以自慰門侍信宿高風凜然欽
揖不替稍寒浮涉良艱恭惟尊候萬福某孱弱不競屢
被眷錫茲幸未易言允頊仰稱趺然愧畏愧畏謹啓走
問興居

旌旆還自南邑以私居乏人探伺不早比知省而齊躬
前泛滋遠不獲恭叩將命惶惧無地尚幸通照匆促序
致不詳縷早暮別拜狀

前者旋旆馳候不敏慨然攀詣弗前有愧眷數重被教
帖之寵辭致颯爽如奉周旅猥陋何幸密邇未即瞻款
馳情几席不知自己頃聞南渡舟師不力有驚悸之虞
竊用縣念重聞足疾小梗不審數日來服藥何似當已
痊復斯民倚德惟眠食保厚進慶顯用

代志遠與呂推

言遠几杖之待倏倏累月沉汨塵垢每思誨言如在天
外坐拘末局無緣祇奉座隅少符願悃惟是悵悃不知
所裁恭以慶門盛業載在天下而明公才德兼茂謂宜

騰驤要路與伯仲相先後顧猶淹泊郡國從事簿書士
論所以為之憤然也除拜之喜不早暮間即有馳慶之
便矣孤若待盡日無生意以是脩伺起古曠踈累日然
嚮徃之誠實不如是怠惰也恭惟愛撫有日當未以訊
問踈昵為言但鄙陋自不知所處耳惶恐惶恐茲者猥
蒙府座誤賜采錄孱瑣不應得此蓋出執事剪拂之眷
銜荷重遇闔門以之拘纏未即謁謝門下但有悚息

與呂守

季秋霜冷恭惟鎮撫多暇福履日新郡國承宣朝廷眷
矚伏乞俯循時令精御興居下情不勝瞻禱之切

伏念講服德義之重有年于此轉徙南北惟是眷眷一
拜之幸缺然未獲何勝愧恨此承出鎮侯服帥帥一方
而踈謬無堪寔槩編籍之末以均大君子涵育之賜凜
然欽戴倍百倫等願以從祿遠去無階趨走下風瞻望
門牆滋劇向往

疇昔浪跡士友間共聞先正直節勁氣見於議議位不

侷德有志者所同情竊以為忠義之報當在後人恭惟文學政事世濟其美宜在朝廷以攄及物之澤俯為一州政非其處豈天以海旁嗷嗷之俗為可憫姑以豈弟厚德畀之耶報政有日當遂右擢以副士大夫望顧在疵賤願言尤切

昔者備數河朔受代來歸會聞使旆東去有期竊以為當獲參拜以釋積年願見之懇比至闕下而齋舫前泛久矣失所素料徒爾快悵日欲敷叙萬一致勤左右而之耳

與處中

伏念一去誨幄俯仰六七年眷言撫愛之私念念此懷蓋無時不在門下獨以困頓湖海待盡旦暮不時申問宴起自取背誼之咎抱愧此身不敢自貸然盛德有容不替終始雖斧鉞森植竊自審其或追也下情良慙

上石守

伏自疇昔祇拜庭下荷蒙至仁略去崇重俯加顧揖而
慰藉之意溢於言色仰識厚賜感刻不敢忘違去軒所
乃爾累月永言思矣之及未易縷數而賤事拘纏無緣
早暮左右少效巾履之後徒頌詠德義以盡依歸之誠
而已謹具啓上尊候

某以孱陋生畏都邑自能言時已得盛名於士大夫間
比謂經綸偉業已在廊廟美政善俗矣乃今尚以遠郡
曲留麾節此輿議所以嗟惜於前日也然發露毫末以
振枯槁亦一方之幸顧恐名節東下不夙則暮進陞要
近均斯幸於天下雖斯民眷眷攀轅願借宜不可得矣
累然殘息遽脫拊育預切悵

某竊以永嘉名郡江山秀發甲於東南自昔顏謝相繼
出守率以登臨吟詠為事考之載籍則晉宋風流多出
於此陳迹依然不知幾寒暑寥寥後來誰復繼之比何
幸乃有大君子此來恩威所臨歌頌載路又得以詩酒
行樂覽古詔今江山自是增氣矣乃者竊觀酬唱篇軸

辭嚴義豐遠追前人殆非庸庸刻琢者所敢窺尋其髣髴也匪佞

某得性慵踈幸先人不鄙使從學問雖不能洞釋淵粹然志所欲到亦不敢不勉比以貧甚猥從祿仕簿書米鹽并困心力舊學既以蕪廢而職事又不能無弛曠者上賴恩造保全衆護以及今日仰惟大賜比重山嶽此生祇載何日忘之

某重念先人清尚好學厚朋友樂施予平時俸入未聚已散伏自捐館諸孤索然無以繼朝夕而某小官薄祿不能自支苟不勉圖寸進以活老稚則食啄倍十不知死所矣中夜嘆息念惟仁人君子有以恤此故不揆量喋喋仰冒嚴聽僮蒙惠然重以先子平昔獲侍都講學士投好最厚特形薦墨之賜則門下之德槩及存沒而某所以為報塞者宜如何耶某無任願望激切之至頃者率爾承稟將命方抱僭冒之咎伏蒙異眷特賜教翰捧緘祇誦舉族傾聽所以慰勞孤苦之意勤教有加

上荷恩遇非孱弱寒賤所能報稱萬一輒什襲祕留永
惟重報蓋其他不足以為謝也

江海斯民幸會自天乃得巨賢照臨于此扶殖善良鋤
去究究猶熙熙千里猶一室然竊惟才德之重宜列禁
從上承顧問淹回遠守士論謂何除拜之喜當有日矣
此有志斯世者所以尤勤勤於祝願也某孤若不敏分
某委棄無復僥望于此時比不自揆輒敢屑猥投聽重
蒙仁厚俯矜所請恭惟采拾之私併重愛憐自非至仁
大度忘其鄙陋而憫其無告疇肯假借及此哉圖報之
悃環視無以自效顧未死尚冀異日奔走門壺少伸一
二也此生幸甚幸甚

昔者先人獲私於都講學士愛契最深徃還手澤尚存
敝笥今某幸以迂拙仰附門下之士則泉壤慶謝之意
宜與此一致也顧思撫綏緣所自豈不遠哉存沒感慕
感慕某祇荷異眷自應趨伏庭下以究謝懇而縻職筦
庫未易如所願泝用惶恐短啓叙感不竟萬分上汙神

明益重僭越併乞恕諒
海隅猥陋敬頌德義積有歲序牽綴南北永言瞻拜下
風邈未易契此心慙然豈意旌旆辱臨此方息威所懷
千里鼓舞獨是不競方苦私故弗獲奔走麾屏仰備驅
使豈稟賦賤薄所以願侍大君子之幸者尤非孤苦所
應得耶下情悃快

恭以廈門盛屬為東南望家聲世業載在天下皆士大
夫所願道以為矜式者而閣下又以文學行治激昂要
路取重此時尚稽柄任委以遠守輿議大以為不然夫
豈知海隅億萬之衆生造提拊槩有望於左右耶竊計
廟堂之議宜亦不能出此賤子詎敢云
伏自下車授滌塵壅使民物洒然一新明而不苛寬而
不弛實古循吏事吾屬何自得此非天有以憫其僻陋
無堪疇肯畀以今日之幸耶報政滌久名書東下揆日
以須斯民獨何人乃欲私我公使不以均澤海內為念
宜其未易得也

昔者道舊治仙居而父老籍籍具言利澤之在物者孤
陋竊用嘆仰身賤迹遠居恨艱於親承少窺高遠企首
悵然幸今託庇部封謂可以進侍幕履矣又以衰塊不
能自前何勝恨恨尚須異日符此懇悃

與孫簽

違離侍席茲有日矣願言承請何勝早暮之悃屬者旌
旆按臨敝邑會卧病在告不獲望塵道左悵悃增甚末
局坐縻無從時拜座隅謹叙嚮徃伏幸照念

春半晴燠不審候履何似此方幸甚仰辱大君子拊育
之澤日月未幾而歌頌載路第恐除名之命近在寅夕
斯民不終盛賜之及預以為恨耳

鄙塞無堪竊食莞庫猥被眷庇之私未即謹斥寔闔戶
孤弱之幸尚稽進謝門屏感慕無限前日府座過聽特
形薦墨之賜自揆淺薄何以堪此蓋出門下賁拂之素
遂階寸進以活孤露此生感戴何日望之

與俞叔通

言遠几杖之侍於是累月念積勤頌仰非筆語可既而
病故侵汨踰時弗獲有獻左右雖門下了察非懈未究
詰斥顧內省當如何耶負荆未遑尚冀濯去已徃使獲
繼此以勤執事者不勝幸甚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七

宋 許景衡 撰

小簡

與周令

前日特煩眷報而敷致剴切動與理契竊有以見大君
子端已平施之意甚善甚拜寵畏慕何言顧恨衰迷不
獲之親承以裨固陋耿耿初炎比惟遵候萬福恭啟起
居

與馮守

淮安吏民天與之幸乃得賢偉君子儼然臨之恩威所
施兩適其中境內帖然有日于此矣奉法循理古循吏
之事史氏以為百姓無稱今於左右為尤信第虞召命
不越朝夕進據要近以攄及物之澤凡我州民不得究
被拊育之賜惟此之恨爾預此眷眷

請違台席俯仰兼旬轉徙修塗永懷恩紀之重南望慨
然俗事紛馳不獲即叙嚮往中甚慚惕惟神明有以諒
之東行愈遠門牆眷眷之誠欲言不盡

其窮海細人稟賦單淺承學無所得每自悼其不競獨
幸備數麾下猥奉趨走之後蒙賜眷拊周旋覆露既寬
譴斥而又予告俾便其私竊顧孱微果何取於左右而
愛憐之意乃此耶雖至仁博愛不間疏昵然非所應得
惟劇慚愧耳

迺者告去有日重蒙宴餞眷意滋渥已切感戴而行李
百須復爾澆台聽益不自遑惟寬大不以為罪爾某午

日抵闕下官舟早暮可得即東下矣旅次屬此大熱尤
難久處也前途別當叅訊起居

寒薄幸甚得綴使令之末早暮左右雖愚闇不足以仰
窺高閣至于行已首公孳孳於及物實多士所矜式况
在部吏也耶違去麾檠忽焉歲莫念念眷錄之重實惟
朝夕行有叅省之日繫吝之素豫爾訢釋

歲律行盡氣候益凜不審台候何似伏惟綏靖一方諸
福沓至更乞善保崇重以副朝家眷倚之意下情無任

傾禱之切

頃者京師草略叅問起居自爾奔走修阻且無西去便
仰詢動靜於是不繼悚惕有不可言者唯門下愛撫之
舊有以諒其匪懈爾不勝拳拳

恭承受代不遠還朝遂有顯拜之慶此固清議所屬第
以吏民銜賜滋渥惘然惜於旃之北爾然翔翥要劇利
澤所及者遠與其為一州其輕重小大何如哉誠不敢
自私輒以此賀某自夏徂秋跋涉長塗所至濡滯閏月

方到家猥幹牽纏初寒離鄉以為歲暮必獲參拜舟行
復阻波小凍澁貧碎累艱於出陸勢須新春方行還局
遲遲不任惶恐重念趨走府下閱日雖淺而周旋保庇
之私寔厚輩等則終始記錄固宜徼賜門下仰惟樂育
成就之德孚于多士冀爾嚮往殆無窮盡

答鄭國材

昨蒙惠書屬病中僅能執筆作報草草當已早達春盡
渴雨稍熱想惟孝履支持前書所喻皆盛德者所任非
僕敢當也少時窮空應舉覓官冀祿及親耳稍長從賢
士大夫游乃知夫仕不獨為貧也頗思進於學問而求
其所謂成己者然資稟凡下知識昏鈍又未嘗得親近
賢師友無切磋之益以至於今而茫然無所詣也交游
問過聽輒見推許曾不知其迂踈固陋無一堪者此殆
周人之璞也而足下又以衆人所以望璞者為言豈不
過哉昨蒙誤恩寬之言責蓋嘗歷誦蹇淺辭不獲命靦
顏就戕亦幾數月雖遇甚猶不自量庶幾草芥之微求

裕天地第未知蹇淺果有以自效否區區未易悉布於此也示問中庸大指非公好學不耻下問誰肯千里移盡見及耶曲能有誠謂之致力於所偏曲其義有所未安誠如來喻蓋擇善而固執之者學者之事也擇者當如何學問思辨是也此所謂致曲也曲能有誠誠於致曲而已

與太守

窮臆苦寒恭惟照臨一方鱗集諸福朝廷賢德海內傾屬伏乞上為聖時善保崇重無任

竊某誠心願見有年於此踈賤之限無階親近居用悵仰比獲于典謁伏蒙寬大特與之進凜然德義俾遂瞻炙實不貲之幸遽復請違方爾行役跂首台座何勝眷眷早暮之情伏冀聰察

頃自台席謁誨淋漓閣劣不競為之廓然而高明不居俯同于物燕笑從容若遇芻蕘雖自大君子夷曠所存顧不肖何幸耶拜別匆草叙感不究萬一尺紙寓誠復

爾蒞訥祇益慚懼惟門下諒之而已

竊以風望之重載在士論上簡聖心均逸名州雖自優寄而清議大有所未靡柄復之命當在晨夕蓋中外所共祝賤子敢佞某踈慵無似每念承教不早頃從執謁而愛拊歎昵若素役於左右者又蒙矜憐安全之賜下及泉壤厚德所施雖存沒均感顧何以報稱萬一唯知誦詠以為不忘耳

與人

比者東歸往還使部獲拜幕履下蒙不鄙棄延誨滋歎蹇薄慰幸良已不貲請違行府忽為易月欽味德義之重惟爾拳拳愈遠侍承西去悵惘寔惟朝夕謹上啟忝問執事者

春序云晚氣候益暄恭惟對時受福無量更乞善護宴起茂對寵光以副海內屬望之意伏念疇昔最荷知獎之賜願言瞻拜少叙感遇萬一而踈遠之限久未契何勝悵惘重以頻年以來存罹憂患轉徙道路上記將命

復爾缺絕顧何取為愛撫之厚者區區愧訟良不自置
惟神明有以諒此

窮以精識遠度輔以力學已足為多士楷式而好賢樂
善汲汲如不及尤為識者所欽嘆謂宜進贊國論使康
濟之澤出于一門尚淹冊府輿議誠有所未歷顧在眇
昧之末拳拳祝尤劇真切

某前者請急歸鄉比還任取道闕下屢走謁舍而漫刺
訖不得上通將命渴德之悃益覺勞吝尚冀昭其匪懈
不絕其後日之進幸甚

與何丞相

前日祇造鈞庭獲望履舄伏蒙至仁曲加問勞所以存
撫蹇躓之意尤渥小人何以得此恭惟某官端方寬厚
協德元聖登延揆路三載于此雖動植之微畢霑惠澤
矧在疵賤嘗辱一盼之舊者耶欣慕感嘆欲言不盡未
即祇謝第劇拳拳

某不才一行作吏舊學益落重以憂患之故筆研廢閣

久矣比者侍坐蒙鈞誨俯及鄙文聞命悸汗重念寒薄
前此蒙獎誘而荒唐弗競訖無以稱眷意之萬一居抱
慚悚而寬大涵容未從斥絕復俾以文字煩浼聰聽蓋
有收而教之之意念非木石豈不慨然輒忘其蕪陋不
堪繕寫上呈伏惟謀謨之暇特賜覲覽逆旅楮墨未具
所獻不多又以告假有限迫於還任不獲躬詣宗屏仰
丐彈盡無任惶恐請教齊閣尚期後日惟相公不倦有
以終始之

代人與樞密

春序云晏氣候益暄恭惟協贊政機坐擁社祿仁聖眷
倚華夷屬望更乞調御寢饋以副具瞻下情無任祝頌
之至

斯者恭審榮拜綸書入秉樞筦除目紛播有識相慶恭
惟德望威名聳動中外雍容談笑固已折衝千里之外
而况高才力學志存經濟行須詔麻正席揆路使昆蟲
草木畢霑惠澤夔稷偉業復見此時寔中外所同禱也

匪佞
伏念違去鈞庭屢易弦朔驅馳冗劇不時上記執事者
何勝愧訟尚倚寬大有以諒其匪懈耳方當進位廊廟
之始海內奔走以修慶謁獨是孱鄙繫官窮僻不獲從
旅進操刺贊喜北望牆屏不勝依歸悚汗之至

伏念謏薄不自知其不肖猥沿愛撫出入門闈親承教
昵寔自疇昔顧在疵賤雖不足以仰副勤與而盛德久
要所不忍棄况當被遇仁聖康濟海內之日則區區欣
抃宜其百倍衆人惟務憐眷錄有以終始之此生幸甚
備員偏州苟免罪戾蓋自庇覆之賜其幸不貲第以食
貧指衆私計百出薄祿不足以周給此為病耳以門下
眷存之舊喋喋及此

夏序云初不審機務至繁啟劇何似時方清和物被長
養伏乞茂對令序益綏福履以副中外屬望之意
伏念去離門下閱日滋久低徊薄祿綴繫僻陋永念祇
侍幕履既未易得而欽誦疇昔眷撫之重炯然未始輒

卷十七
忘北望鈞庭裁十數舍尚冀時得以尺牘上勤將命而
拳拳早暮之誠庶有以自達爾伏乞賜諒

比承以道德風望登延右府實宗社夷夏之福雖嘗以
短書叙慶而楮墨澁訥豈惟不足以敷寫海內傾誦之
意顧在微生誠心忻戴曾未究展萬一何勝慚恨唯祈
即膺爰立之命據發遠業以濟元元使得繼馳賀幅少
畢願言無任勤懇

拙薄仰祿于此忽忽踰年無補公家徒自慚忤獨幸大
賢得志澤被區宇惟是不才得與動植仰均餘潤第切
忻躍自賀

與人

初夏不審鈞候何似恭惟神明協輔慶履日新時方清
和物被長養更乞茂對令序善保威崇少副中外屬望
之意

伏念違離閔屏積有歲序永惟終始顧矚之眷刻畫寸
臆殆今不忘奔走小官既不獲日奉洒掃之役至於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候宴起彌時缺然愧負鴻私殆無說以自恕惟倚寬大有以諒其嚮往之實耳無任拳拳祝望之切

某昨者率爾問起居蓋恃門下照知之舊不以浼黷為罪方爾恐愧遽拜鈞翰之寵辭情款昵可以慰藉之意尤渥伏讀感戴不知所言戢守拘縻無緣祇伏軒墀以謝異數徒劇慚悚伏乞賜諒

比審眷留闕庭疊待黼座恩數之渥復無前比圖任共政非公而誰佇聞詔麻正位宰席康濟寰宇對越在天四海所懷施諸今日乃士民朝夕顛顛之望顧惟頑鄙得與動植均被休澤何勝千萬之幸

某饗祿奉親從事不敏此心兢兢常恐有玷門下疇昔誤知之意備數偏州稍遭曠罰蓋自輝閨之出况當恩席行執魁柄在寒賤欣躍區區不止逃罪戾而已也

與吳尚書

某不望幕履下俯仰踰年念念眷撫之隆實惟朝夕小官匏繫漫無忝省之便尺牘寓勤復爾不繼仰負收卹

徒自愧訟正惟門下照知之舊情恕必矣然在孱薄終不自安也

自頃起陟省座寔階大用多士稱慶殆不容口洪惟忠義直節簡在帝心畀命樞衡當不越旦暮蓋民所同願顧被遇之深者猶勤勤於祝望也

寒門冷族誰肯顧眄而兄弟賤陋最荷務卹闔戶戴德不知所喻唯祈早膺柄用使得與動植均被惠澤誠心頌願拳拳以之

某備數偏州餐祿為老雅之賴未從汰遣猥自獎庇之出區區感仰欲言不盡

與張守

伏念旬浹不待幕履永懷恩紀之重寔惟朝夕涉履脩阻叅訊興居不覺緩後雖門下眷知之渥端能諒其匪懈然不敏之迹已疑於逋慢矣無任慄慄

比日不審鎮撫多暇宴起何似時方清和物被長養更乞善綏福祿前對顯重之寵下情祈願良切

昔者竊聞盛德之譽載在多士居限踈遠無階參拜徒
有嚮往區區然亦以為翔翥清切屬被大任久矣不謂
屈臨一州而冗散無似寔隸麾下猥沿趨走得償積歲
願見之誠豈天姑遲晉擢特以為不肖者幸耶所恨遽
易戢事不獲從容扣請左右竊計召節趣還在旦暮頃
則出入門下以畢願言尚何晚耶

某伏念備數吏屬閱日未幾而撫存顧遇之厚有若素
役於左右者此心銜荷已無窮盡誤恩遽及告去有日
更蒙贖賚稠沓犒餞周至仰惟終始之眷度越夷等感
戀寔亦稱是雖孱薄略無報塞之萬一敢不佩服永為
不忘耶寵假卒夫大濟旅瑣感激萬萬四名者先遣還
其二候置到建茶當令賫回伏恐遵意京師別有幹委
伏乞下喻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八

序

送左經臣序

宋 許景衡 撰

齊人藝粟越無粟齊人食粟笑越人無以生也越人藝
 稻齊無稻越人食稻笑齊人無以生也越人遇齊人而
 問之曰子奚食曰食粟越人以為不若吾稻之美也齊
 人遇越人而問之曰子奚食曰食稻齊人以為不若吾

粟之美也夫稻與粟均五穀也而齊越之人不知為以
其蔽於在我者故也士之特立獨行力學問為文章固
有以自見於世也而世之君子則曰我有是而彼無是
也我能是彼則不能是也吾何取哉知人之有是矣知
人之能為是矣則猶以為未也嗚呼士之生斯世其亦
可謂難矣古之君子見人之善惟恐其中弗聞也見人
之不善惟恐其或聞也後之君子見人之善猶不善焉
見人之不善猶為^善焉嗚呼士之生斯世其名譽之聞於人
蓋亦幸而已矣松栢之始生也巖石軋之荆棘繚之然
松栢未嘗不生也卒之閱千歲而不朽夫士欲有立於
當世亦顧所自為如何耳奚彼之卹哉孟子曰人知之
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臨海左經臣有學行其為文與
古人相先後而世未有知之者瑞安許景衡其友人也
於其歸寧故有以贈焉

送徐長世序

元豐改元予始摠髮書鄉校于時同處者三十餘人惟

劉安行居仁徐陟明長世與余年相若相好也而余又與長世門巷相當凡出入必偕合居仁為三人早暮未嘗輒相舍也其後居仁游郡學長世徙居別業湖嶼而余以貧就食旁縣而三十人者皆散去不復見聲音不相聞惟吾三人者歲時或一見焉又數年予游太學既而官于台台濱大海每持檄出則託命舟楫其窘於風濤者數矣幸不死又以罪斥比歸遂丁家艱於是居仁死已七八年矣而長世亦為人訟繫于官者三年衣食不能繼幾無以活其妻子嗟夫吾三人者裁二十年間若居仁者既死矣其幸而存者其憂患又如此也顧童子時相與之歡與夫嬉戲釣游處歷歷在目恍然夢中事嘻其亦可悲矣夫嘗謂長世人固有幸不幸然世所謂幸未必不為不幸其所謂不幸未必不為幸也以予遇且蠢使終身學問猶曰不足不自意遽得仕既日為事物侵奪雖欲學為有不可得者是世之所謂幸乃予所謂不幸也今長世雖因頓憔悴之餘然無意外事分

神庶幾盡力于學乎使進而不止則被聖賢處皆可指
而到也是前日之不幸蓋未為不幸也昔孔子論善與
人交惟晏平仲其人今長世將遠適與余別使余無以
相告語則是棄於孔子者也然則長世為何如哉

送李季通序

始余兄少明遊京師其往還多豪傑知名士而與鄭將
道最友善當其徜徉塵埃之外觴豆滿前相與醺酣淋
漓道古今是非成敗慨然謂前人功業為不足述而當
時士大夫推數天下奇男子鄭必在其間余以為將道
當乘時得志鼓所存而前也今季通之來也好學而文
其馴靖端飭固余所甚畏又况將道之所與俾壻其家
者耶將道令吳門今季通歸亦將役於江南往拜將道
問安否外為致其故人稚弟之語曰士無賢不肖惟所
遇耳然辨天下大事著不朽竹帛則宜屬之誰耶駑駘
當前坐嘆千里為遠嗚呼彼特未知其何遠耳

送韓用可序

余友用可少力學手抄經史至數十萬言皆能竟其義
尤喜為古文章世方以靡媚叢脞語組為時文邀祿利
後生從之翕然獨用不肯蹈襲一字人皆曰用可之
文則善矣以為利科舉則未也余以謂天下是非之理
常私於寡常公於衆用可前此齷齪方州彼決得失者
果何人囁囁相告語必求合我繩尺宜其屢却哉今去
是而游京師所謂好古君子不可以一二數然則用可
亦何疑其不合哉用可為人介而通其事繼母如生已
其待朋友信出入州黨無一非議者然則用可所以異
於人者非獨言語文章也彼挾而之世者有是也

送俞叔通序

君子之於仕未嘗有所擇也夫君子之仕綦大至於王
公大人綦小至於抱閔擊析大者祿足以仁族屬厚朋
友而小者升斗不足以活其父母妻子大者任道小者
任力任道使人任力者使於人其勢之懸異至於如此
然君子未嘗有擇也夫擇則安不擇則不安此人之情

也而君子於此獨有以異乎人哉蓋君子常病夫所以
在我者而不病夫所以在我者則未嘗不勉也
在彼者則聽之而已矣苟吾所學不悖於聖人而所行
不愧於聖人則雖死生禍福之變未嘗有所擇也而况
其下者乎故在衆人擇則安不擇則不安在君子擇
則有所不安不擇則無所不安也昔者孔子以大聖人
事業其為堯舜為禹湯為伊尹周公適其所耳而言不
信於人道不行於時故為乘田為委吏然亦曰牛羊遂而
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後之君子則不然有是志則期於
無所不至有是能則期於無所不為其所懷者大其所
慕者遠其所懷者大則其小者有所不屑其所慕者遠
則其近者常羞道而恥為之蓋其所自擇者如此夫以
孔子之聖猶屑其小者而今君子乃止欲為其大者其
可笑矣夫句章俞叔通有學問自弱冠時聲名已隱然
為東南冠其後屢以文藝進當時賢公卿皆盛稱道之
以為當得志於斯世雖叔通所以自任者亦然既而顛

頗不售與俗益齟齬晚乃從吏部選主温州平陽簿議者以為叔通高才主簿小官以高才處小官所懷當如何吾將見叔通縮手閣筆不知所以事事矣夫子因曉之曰夫為其大者則喜為其小者則悲豈吾叔通之謂哉叔通學孔子者也夫學孔子則無適而不可豈以彼此小大為擇哉叔通至邑承前人廢弛後滯訟山積叔通為之盡力區處兩造廷下指示黑白衆皆誠服會其令憂去叔通遂專縣事豈弟愛物而痛懲強梗為民者皆相戒以為簿公遇我屬厚其可撓之耶異時吏治文書日夜不休比叔通為之率午刻廷無留人然叔通于此得改就除他官邑父老重其去相與狀其事于州于監司冀其為歲月留而州亦表于朝未報會詔至遷某令於其行也邑人相顧泣遮道如堵曰天乎鄙我甚乃不畀我以公耶今世俗益薄議論益不一前日以為是則今日以為不可如叔通之來也論者固疑其不事事也因曉之比又觀叔通所以惠愛其邑人然後議者不

復置疑其問今天子仁聖求賢如不及叔通去是是將
進為其大者矣彼議者又將疑焉以為叔通能為之於
此而不能為之於彼也故欲余道其所以然俾凡今之
疑者又將不復疑也

碑

温州瑞安遷縣學碑

崇寧元年有詔郡邑皆立學置師弟子負錫以餼廩校
其行藝而升貢之所以作人之意甚盛天下鼓舞有司

奔走役事瑞安為溫之支邑廟孔子于縣治之東而迫
隘不足以容多士邑人病之久矣會聞詔亟徙于南江
之濱山川風氣散漫不收潮濤汎濫牆宇圯壞神人靡
寧邑人願復故處數請于官弗聽政和五年春具以告
郡守劉公從之於是邑令蔡景初為之規畫而丞張宇
發寔領教事乃斥舊址廣袤三倍撤昔構之卑陋者易
瓦木之腐敗者凡為重門兩廡殿以嚴像設堂以隸講
習廡為齋以處學者累屋為閣以儲經史高明深曠為

一方偉觀落成之日三獻如式稚耄和會瞻仰稱嘆邑
之子弟來學者日益衆丞善教道士既勸迺相與庀石
請書其事某以為天子立學養士所以明人倫善風俗
而為有司者能推而行之可歌也已乃為詩以貽邑人
俾歌之其詩曰在溫之陽表裏河山盤礴逶迤有邑其
間祥禽嘉禾寔肇厥名歷唐五季人物無稱祖宗敷教
被于四海以迄于今理若有待明明天子生知達孝曰
予繼志乃在學校奔走詔令以後為羞孰與改作弗慎
爾謀度地鳩材于江之湄蓄于潮濤士氣弗振郡邑維
賢丕從衆志亦有爾丞既心乃事器非求舊維不善故
吾以汝遷庶幾復古嘉而多士而父而兄協力并謀故
日而成殖殖其庭渠渠其屋像設其中冠冕佩服修幣
碩牲於粢豆遵庸告爾成神享亦虔學者四來十百其
輩絃誦洋洋飲食教誨維爾學者興于草萊天子樂育
篤其成材亦維有司欽承德意爰居爰處擴此宏麗咨
爾學者學古之道維古善教有倫有要曰行曰藝庸迪

厥初天子作人其止是乎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為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秦漢以來治功蔑然學校弗修斯道弗傳明明天子千載有作稽古聖謨以覺後覺咨爾學者欽哉無斁唯道是力以成皇極以報天子之休德

記

迎坡閣記

平陽浙東之窮處也邑于山谷間直南有坡曼延數里而其勢稍平滎陽潘君閣於所居之東而請名於余兄少明少明為之榜曰迎坡蓋坡之旁江流入于海路接于七閩而極于交廣凡士大夫之北去與夫官于南者往往取道于此與夫土地所產百貨之所交販夫販婦侏儒偃僂所以提攜負荷朝往而暮歸者莫不道于此而閣適當其坡勢之平而介乎人物雜沓之地余嘗過潘君與之憑軒徘徊四顧因謂之曰子亦見夫往來者乎方其居也若不忍出其既出也往往放蕩而忘返或

者訢然而出則又哂哂焉計日刻畧惟恐就舍之不早也且其出也必有所謂不可不出者出而返猶饑而食寒而衣而世俗昧昧至有終身不知返者有汲汲而欲返者可悲也哉古之君子未嘗出未嘗不出無居安之逸亦無奔走之勞豈不以在彼者雖不一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耶余方以貧而仕每誦斯語而學焉而君亦習進士業遊學四方是又不可不知此也然君善教子其子將有立以自拔於庸俗則是閣也又止於迎坡而已

耶

飄然齋記

余兄少明個儻有大節久不遭時乃浩然有江湖志所居瑞安別業橫塘旁属于西山要蒼水之國俄而乘興則鼓棹浮游而去然每恨孤篷短艇低回齷齪不足為游覽之觀一日召工師剗大木以為舫其修長十丈而其博十之一可行可踞可倚可卧廓然如坐大庭廣廈之上寒暑莫為窘而風雨不能迫也於是自號飄然

齋設庖壺庄几其上朝暮往焉容怪而問曰夫所謂飄然者一葉之舟可也今君高梳重纜長篙傑榜上如重天之雲下如蔽海之鼈僕夫十餘輩怒目攘臂而操之然後徐而動惡在其為颺然耶少明笑曰子所謂飄然者在乎舟吾所謂颺然者在乎我逝輕颺截駭浪而頃刻千里惡知其果飄然耶款如輕車植如栢株而窮日尋尺惡知其果不飄然也客未及語而少明遽命盪舟以行舉杯大笑信其所之日之夕矣煙波蒼莽雲物蕭爽明月杳乎其無涯清風浩乎其莫窮夷猶蕩漾如浮虛空而茫不知其所於是客矍然大驚謝而去

文

祈晴文

天作淫雨既踰浹旬民惟怨咨不堪朝夕惟仰大覺孚佑含生驅除陰雲收卷積潦赫然一照極我郡氓永念歸依以答覆護

又

麥未云秀稻方播種譬如赤子未堪饑凍淫雨害之重以風電如幼多疾成人亦弱民既告病吏亦靡寧有謁于神神忍弗聽維民足食視稼之始維神保民猶民之視

諸廟謝晴文

暑雨淹時靈祠致禱惟我神明之德極民溝瀆之中既獲莫居敢忘為報

某寺謝晴文

積陰失度輒有請祈妙覺垂慈應如影響仰惟覆護之施莫知報謝之方願與含生日嚴善果

謝雪文

雨暘豐凶雖神司之亦吏之責維歲云暮雪不時作神豈爾嗇我是用懼將請于神庶幾渥澤誠萌于中神應如響音不待懇迫俾民有秋疾癘不作吏亦安賤酒宰鼓歌徒寫我誠何以報德

遷廟祝版文

神血食此土久矣乃廟于聽事之西偏吏有祀事則出入惟艱今遷像以妥我神堂宇惟新香火且存神無驚無擾而居之安

祭諸廟文

貳州于茲泣事之始恭陳禮物祇歛祠庭徼福神靈庶逃罪悔願推所學仰報鴻私

祭趙彥澤文

嗚呼人材之難難乎無蔽也蓋和易者常失其所守而剛峻者或流而狠戾也是皆學問之不至豈獨稟賦之弗類也孰如彥澤高明而居以謙抑勁直而濟以豈弟也既有其質又敏于學如玉之得追琢如金之從淬礪也是故信義施于朋友而孝友睦其兄弟也凡人之稱彥澤者必以送終卹孤急人之難與夫力辭八行之送深遯而遠逝也孰知夫臨大節而不撓判死生如反掌視古人為無愧也嗚呼彥澤所貴乎君子者為其有補於世也胡不百年半塗而廢也聞訃驚咽紛涕滂也緘

辭千里侑一酌也將子不昧知我之悲不獨以其親愛也

祭張顯謨文

昔者試吏兩河之間人笑迂愚亦疾其頑公獨憐之逮見前輩從容函丈飲食教誨幕府多賢聞于四方我寔何人亦玷揄揚惟公強學英果敏明折獄忠厚治邊威名今也則亡邈焉誰繼聞者涕泗矧門下士絮酒千里侑辭匪他永言報功疵賤奈何

祭宣州劉舍人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庭儼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汲堤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塗發軔千里伊誰柅之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寔銘之匪告于今維後之貽公墓荆川千夫臨穴而我何為薄祿羈紲絮酒寓辭

以寫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祭王經國文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為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人皆公憐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為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其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生靈惟公為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檄甫下而公訃聞措紳嗟咨論著初終恩錄

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遇事而發功立名顯矧吾經國豈弟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寔同臭味而公所造非我敢歧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雲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歎今奠一觥嗚呼經國炯若平生

祭王義夫文

嗟我涉世了無一得天寔矜之畀以三益有如義夫玉國之英勁氣直辭期我有成百鍊之剛莫施一割挹彼

秋潦灌于尋尺出處三紀將起復仆惟惠在民曰吾父
母後生笑公進不自營我獨知之惟義之行俛首一邑
興悲父老胡不百年福祿是考嗟予昏塞誰發葉之天
既昇之曷又奪之念昔為僚兩河之間傾蓋銜杯綽有
餘歡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公語一出獨驚四座歲月幾
何奄忽陳迹朔風北望涕淚淋臆位不侔德雖我亦疑
公寔有子天豈吾欺

祭劉元修文

嗚呼元修玉璞金渾孝友孜孜文際溫溫事境紛然錯
節盤根至于元脩一掃劇煩維昔先公德高丘園不有
其躬以燕從昆屹屹仲氏瑣闥掖垣簪笏相仍榮耀里門
川游洋洋雲飛軒軒各適其適可以忘言念我季姊早
奉蘋蘩元脩友之琴瑟蘭蓀二紀之間歟如最晨昏後
先幾何各反九原一時族姻僅爾有存言念及之涕淚
河翻此理尚矣宜勿復論永懷平生莫此一樽

祭蔡濟仲文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嗚呼朋友道喪道學不明我雖真頑而得友生偉歟濟
仲相與以誠誘掖切磋期予有成今子死矣俛俛吾行
我愧子知子墓我銘爾父命我我敢不承朱絃疏越世
人莫聽聊以斯文告于冥冥我獨何為涕泗雨零寓辭
千里侑此一觥

祭丁二丈文

嗟我始冠遊學京師道大如天吾將為之巍巍諸郎寔
同旅食直諒多聞展也三益間誦公文想見其人亦既
見之又過昔聞公曰爾來凡友吾子忠信而文寔難爾
比匪今之難惟終是圖凡今之人鮮不有初竊官于台
公亦從養安輿往來惠然我訪往拜夫人重叙姻婭言
念伯兄泣焉其潛歲月幾何各返九原惟其德名愈久
彌尊今我免喪始哭公墓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祭胡源秀才文

吾聞死者骨肉復于土菟氣則無所不之嗟呼胡君客
死于斯誠菟氣之有知雖故鄉千里亦將攸然而歸嗚

呼哀哉

代趙彥章祭鮑丈文

嗚呼自公云亡俯仰歲年而我思公如始死然豈無朋
友亦有姻戚謂公云亡而不可得念公平生洵約且儀
不跂而高不俯而卑徜徉里閭卒歲娛嬉李杜不作兒
曹亂真闕靡儷華泯泯紛紛孰如我公渾然天成近軀
古風琅琅厥聲嗟我弗類涉世多畸而公不遺以子妻
之歲時拜公飲食教誨更僕之幾而公不急謂公健強
優遊百歲云何不淑欲見難再嗚呼公乎此方耆舊平
時還往埋骨已朽惟公壽考獨殿其後今則已矣誰其
似之前輩風流掃地弗遺嗟我後來孰問孰咨考日惟
良莖車東馳惟公平生豈獨我悲

代人祭弟文

嗚呼凡人之生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事父母以孝
而畜妻子以恩此天性之同然矧恭順慈和若汝之所
存今汝之死也脫撫育於未央割定省於晨昏老親八

十扶杖而送柩少妻稚子呱呱而撫棺此豈汝所願欲
耶將造物之不仁紛行路以槍悲矧為汝之弟昆葬車
既東往安邱墳惟是天性之同然與凡汝之所存今則
已矣尚詒慶於後人汝有知乎寔聞我言

代家兄祭趙彥章文

我家諸甥森然比肩秀特而又孰如子賢而我與子總
髮嬉戲匪親之好亦其臭味醜酒如池炙肉如邱笑語
歌呼竟日獻酬新詩醉墨淋漓滿紙惟此筆力一抹千
里每言此樂天實予私俗子紛紛慎勿彼知三十年間
屈伸臂頃而子何為遽纏以病我往視子子亦云瘳人
物眇然寔重我憂滯流橫塘見予弗繼歛然訃聞驚淚
濺袂嗚呼彥章九物之生等歸于死何天之悲何壽之
喜世之感者因殤慕彭宣知至人未嘗死生嗚呼彥章
此理尚矣而我之悲亦豈為是

祭亡兄文

嗟我之生庸陋弗靈俾克有成惟賢父兄有列于朝初

金定曰序
卷十八
膺贈典兄時欣然曰適我願命書及門祇奠于廟尚須
消吉邱壠是告天禍我家變故靡常雲飛川遊有志莫
償今我來歸恭踐言語顧念疇昔涕零如雨

祭韓夫人文

猗歟夫人洵淑且儀入嬪大家承祀孔時閨門懿範萬
齒一辭亦惟夫人俯仰且宜君子惟良詒誦書詩與遊
何多磊落瑰竒友來四方入門如歸君子宴斯有肉如
卽有酒如池笑語歌呼卒歲娛嬉夫人裕然有婉其辭

言告君子汝無彼遺厥餉惟賢我無汝疵疵大貝南金
簪珥歲蕤斥奉其須視如塵泥憎彼女婦規規銖錙何
彼知日惟已私客主在堂有侶弗隨彼聞夫人厚顏忸
怩天畀善人福履將之命難忱哉而不嗜之考日惟良
葵車東馳萬松之顛周湖之湄更千萬年夫人是思
某從遊君子歷年于茲設奠楹前以寫我悲

祭人母氏文

我方志學永懷師友惟夫人子學問有守時我父兄俾

我從之分章摘句祛蒙指迷徒聞夫人友夫以義善事
其始善教其子篤恭節儉表于一鄉秀眉兒齒既壽而
康我欲拜之今三十年貳州此來庶適願焉胡不少須
遽棄以死維此傷心豈獨爾子嗟我先君及我先兄與
夫人子如古朋友及其淪謝惟夫人子臨喪會葬不遠千
里今我何為薄祿羈紲不往而留有負存沒絮此旨酒
侑以斯文夫人享之俾無愧云

祭家姑文

昔我皇祖生_子六人夫人維季孝友慈仁能悅其親皇祖
所愛常曰吾女不與俗子妙擇婚對維時沈氏母子自
立門戶不墜夫人既歸婦姑歡然其家大順善事其夫
善教其子孜孜不怠男也儒服女歸令族卒如所戒內
外諸孫及其族姻百十為輩幼穉壯長紛然燕笑歲時
之會明目聰耳秀眉兒齒八十三歲一旦難有嗟維夫
人諸福來萃念我先公手足之愛夫人寔倍延及諸孤
撫育周旋飲食教誨嗟我不天先公同產獨夫人在朝

夕左右如侍先公庶幾自慰云何踰年間因小疾奄然而逝我生孤苦其將誰訴有願莫遂拊棺長號不往而留薄祿綴奚豈無他人謹遣厚恩致此一酌我哀如何終天之訣而不親饋念昔違離夫人泣言此見難再我曰不然百歲期願夫人之謂受代來歸把酒為壽愚寔有待而今已矣顧念前吉悲懷曷既

祭亡妻文

祭告于前妻陳儒人嗟汝歸余余方初官憂患窮空實羅百艱義命之安亦克自娛匪汝勤儉孰左右予尚期壽祉爰享其報云何不淑卒罹短天自汝云没于今九年顧念平生不忘朝昏歲行壬辰有降自天追榮之恩下逮九泉生也何歲没也何慶國有典常服此休命食飲滿前衣冠在笥汝歆受之生者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十九

墓誌銘

丁大夫墓誌銘

宋 許景衡 撰

丁姜姓系出太公望繇漢以來多聞人而寬及鴻恭皆
 以經術名家公世為温州永嘉人更五代之亂譜籍不
 存然自高曾而下積善有陰施號為長者至皇考始業
 儒通經術篤行著書教授鄉里既沒鄉人以經行先生

易其名三子曰寬夫廉夫志夫皆好古博學被服禮義
知名士大夫間蓋自采興丁氏凡再顯為公卿其居毗
陵吳興亦為東南望族永嘉之丁雖後出獨能以學問
承家與漢名儒前後相望君子於是知丁氏之世有人
也公字剛選經行之孝子自幼篤學與父兄商論如朋
友不肯苟且曰此理天下所公共不可為閨門屈也既
冠游太學益務記覽其專勤不惰至忘寢食擢紹聖元
年進士第起家為台州寧海尉縣有海游渡舟多覆弱
公命邑人為石梁而躬督其役不閱月告辦民到于今
德之丁內外艱再調開封府鄆陵主簿作勸學文賓禮
耆德邑人翕然趨于學間攝邑事御史民如家人柔教
緩氣循循訓飭之使各適理至其不悛則刑之久之皆
馴服曰主簿不吾欺也徙監在京醫藥惠民局鄆人遮
道相丐留者以數百計辟都水監措置脩塘堤屬官就
辟北丞司勾當公事豫脩浮梁權都水監丞大河堤防
千里公往還其間不憚寒暑雖幽僻必至究見利害之

實其贊水政裨益為尤多河堤浮梁次第告功改奉議
郎累遷朝請郎浮梁役卒輒渡河者五百許人議者請
繩以法公以為此屬暴露日久迫寒饑思歸耳亦既畢
事罪可畧會使者誕日有放雀鴿為壽者公曰羸卒冒
法若寬釋之獨不愈於羽族乎願以是祝公壽使者大
悅薄其罪擢司農寺丞屬知以罪罷公獨領寺事大盈
倉火大理具獄以公失暴涼節坐之士論閔然不平曰
暴涼豈丞職耶論法不當孰甚於此而公未嘗自辨也

未幾朝廷察其非辜除國子監丞以水衡餘賞及積日
勞三遷朝請大夫再丞國子公自官學往還京師三十
年鄉人及四方游舊疾病死喪急難皆賴公以濟其父
母妻子之在遠者亦曰丁公在庶幾無失所也其再至
國子也京師方大疫太學諸生多感疾公躬督醫者治
療之日問其食飲卧起狀多士感悅居無何公亦病矣
俄致其事於朝訖不起宣和二年五月丙午也年五十
五又明年七月甲子墓于永嘉某鄉某原曾祖諱某祖

諱某考經行諱某累贈朝散大夫母同郡蔣氏累贈宜人公娶吳氏括蒼人中奉大夫諱克之女封宜人二男子長曰仲寧脩職郎管勾開封府架閣文字其幼未名五女子壻曰迪功郎淮寧府高水主簿洪興祖其二早卒餘在室公天性至孝常歎禮學缺絕俗習卑陋而喪祭為缺比執親喪皆如古制而哭泣之哀人不忍聞斥佛事不用廬于墓側松檟皆手植終喪茹酒肉歲時享祀齋戒日時幣祝皆有法式焄蒿悽愴若將見之於是州里始識喪祭之禮人多慕倣之樂聞人善得其寸長稱嘆不容口而未嘗及過差其與人游有終始苟有以成就之竭力弗怠甚於謀己其在惠民局攝事者弗任累公以罪後官河朔而公適在水衡為之延譽當塗論薦之或問何以報德曰故舊豈可以小忿絕耶遇人無貴賤小大豁然不為關鍵周防人亦以是信服之常曰官長即父兄也事之盡誠實爾故累為佐屬皆得其歡心施設之際言無不從盖有以感之也初從進士舉方

尚辭賦或勸其從時好曰經術吾家學也舍之而從彼何哉卒以治經中禮部高第未幾罷春秋學官公曰茲可廢耶故凡經理世務與人論議必稽焉曰他經明理而春秋斷事也最後罷官國子踰年不得調同里有橫貴者數以挽進招公非其好弗就也公為人號平易至子利害之際而其所守如此雅為太師清原王所知王常稱其人而惜其才未盡用比公卒搢紳無識否下至閭巷老推皆曰惜哉善人而止於此也其為文有理致不事刻琢發明經旨為尤多其家類集之為若干卷將塋仲寧以洪興祖狀泣請銘銘曰嗚呼偉哉永嘉丁父子兄弟皆豪英惟公秀發自妙齡揮斥異端專六經亶非空言在力行洞視物我一以誠施於有政皆可稱維爾後人尚儀刑有考其不在斯銘

陳通直墓誌銘

陳公諱懿字公美溫州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慈順謹飭遇人歡然無間人亦為之傾盡兄無

子或勸其求嗣續曰吾弟孝友即我死尚憂身後乎公
美事寡嫂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早孤而寡不
及學問幸有子庶幾成吾志手抄羣書授之早夜課其
誦讀稍長俾從師營其資給艱甚而無厭怠色未幾其
子楠以上舍生擢甲科散稱翁然歷官太學秘書省每
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游者何人所討論者何
等典故楠具以對曰毋忘學毋友非其人蓋友所以輔
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游乎故凡楠所與

與往還多名人其操履醞藉尤為賢士大夫所推許蓋
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恩四封為通直郎致仕年
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明年某月甲
子葬于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孺人某氏同
邑人生二男子長即楠也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
郎次日某習進士若干女子婿曰某其一早卒餘在室
孫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
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為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

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邦人皆以其長者為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閭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楠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俾刻石納于墓隧云

陳府君墓誌銘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游許某曰惟陳氏世為溫人吾大父生而挺持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弗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為之歡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畀于浮屠以并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為宗戚戒故于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為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苟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

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偉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湜次適繆誠早死季適林宗顏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鄂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宰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為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為善之報其在後也修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聞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宣義劉公墓誌銘

公劉氏韓弢字公輔永嘉人皇祖延貴皇考瑩攝長史雅喜儒既進子于學且老矣謂公曰能任吾家事俾昆弟一于學乎曰惟大人命公警頽有志度方營其家規撫偉然日奔走于艱難無厭怠色久之凡所以為生之

具畢辨而區處條理粲然可觀常歎世俗族衆則異居
異居則恩意日薄顧弟侄孫子繁衍乃益廣室廬殖田
疇為持久計而涵容愛拊上下輯睦四十年間如一日
人皆以為難而公處之裕如也故家荆溪上公因之闢
館東書延師儒趣諸子族人皆從學曰是吾先人之志
也既而其子故起居郎安節次子今給事中安上皆以
文行知名太學相繼擢上舍第歷官御史聯職禁省門
閤顯大而公之母徐氏尚無恙給事之為御史也以八
寶恩封邑仁壽其後起居亦以元圭冬祀恩再封公宣
義即于是仁壽年九十餘見五世諸孫晨昏定省老稚
歡然而爵命榮耀為時慶門東南不多見也公孝謹重
去親側起居被召赴闕力請而西其後自饒移守宣城
而給事出守東陽公以其思念故亦一往焉皆不越月
而歸名藩相望千里安輿往來其間人皆以為榮而公
歉然唯離親之為憂也宣城以治行聞而揀定勤民邁
疾不起公得訃哀思致疾病革曰吾其不得給養吾母

耶涕泣嗚咽聞者傷之年六十八卒于政和六年七月
戊戌而以宣和元年二月丙午塋于永嘉仙桂鄉余與
山之原孺人薛氏承奉卽諱京之女事姑友夫邦人稱
之公之為家以迄有成薛助為多生四男子長起居也
次日安上官給事中次日安禮曰安義皆業儒而安義
為叔氏後二女嫁同郡每敏中吳岵孫男二人曰謹曰
誠將仕卽女四人尚幼公平居不廢儀矩家人效之遇
物仁愛尤篤于姻舅鄰有道死浙西者寓書屬公以其
孤公顧恤之甚厚比成人且資其從學曰若父所以屬
余者良在是宜勉之其與人有終始多類此塋有日其
孤相與謀曰昔我起居兄之塋已問銘于許氏矣今銘
吾父墓宜無他屬也乃以書來請余惟長史樂善為鄉
長者而公又不憚勤勞合族而居周人急難著信閭里
蓋其所積者厚矣其有後也宜哉起居兄弟皆為世用
施于有政惠利不貲其所以為劉氏慶者殆未艾也宜
有史筆著其終始以示來者使知為善之報如此是銘

也亦所以資其采擇云銘曰劉氏世德粵惟皇考恂恂
州里犯而弗校陰施博矣雖蓋必彰何以占之維後之
昌公其仲子銜訓嗣事裕我弟昆集勞于已誰不蓄播
或不時獲我克有秋穰穰滿屋垂白在堂列侍縉紳繩
繩千指雍雍一門曷夷而隆曷約而豐凡此有家孰不
自公維恩維勤維孝維弟維我後人善繼無怠

章延仲墓誌銘

崇寧元年秋八月甲子平陽章延仲卒於京師年四十

一其友人蔡元康既為之具棺歛已又行三千五百里
護其柩以歸後十一年政和壬辰某月甲子其孤時敏
葬君所居邑浦邊村之西山前期至書狀君行請銘於
余余與延仲故往來知其為人宜銘也延仲諱某資稟
渾厚不事表暴父死奉祖母楊氏尤謹楊常曰吾兒雖
不幸有孫如此亦何憂年壽九十延仲持喪如禮里俗
傾貲奉老佛俾誦其書祈福死者延仲以為謹身節用
養生喪死吾聖人所以教人者獨不率而行之乎乃集

同志讀孝經曰願以是為鄉閭勸也比與塋江上年渡
風濤暴甚延仲伏柩而哭曰罪逆應死顧吾親獨何辜
天地神明忍至是乎俄傾風息而濟議者以為延仲之
孝感云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其先漳州人五代之亂
徙於溫世田家至其父始喜儒故以命延仲延仲有志
於學善取友不妄為然諾其周人之急惟恐後累從進
士舉於鄉輒弗售比西游又不及試其藝以死故與之
游者皆悼惜之初娶林氏再娶瓌氏先卒孫三人曰某
某皆從學庶幾有成君之志銘曰夫孝經名教之極也
而延仲以之諭俗送死大事也而能以誠格焉書其墓
石以斯二者亦足以見其為人之大略云

方文林墓誌銘

方氏子諱某者字從禮故新定人遠祖干有詩名五代
之亂有家于台州臨海者以彊勇捍賊鄉人德之血食
至今子孫滋衍然業儒多舉進士自皇祖諱某饒州安
仁縣令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皇考諱某有政事才善論

議知名士大夫間卒贈朝奉大夫從禮天資開爽文思清婉自兒時已能習其家世飭以蒞官之大畧有所撥置輒從容以辦故方其未出而處也識者皆以能吏許之以大夫恩補郊社齋郎選于吏部易階將仕調信州玉山尉八寶恩進登仕郎再調越州蕭山尉差杭方田指教官充點檢杭越温州均稅又點檢兩浙路方田用舉者升文林郎太平州司兵曾事未赴而卒玉山舊多盜從禮治之有方其尤奇者羈縻狡甚者三人使執其類于是境內帖然衢信境上往來之衝也登陸者百許里有顯者議鑿以通漕郡邑翕然和之獨從禮不可議者致詰從禮曰二溪相望中雖通塗而尚勢益隆一里而尺中且數丈果興此後勞民費才而未必見功豈徒為公私害且貽執事羞也議者乃屈二州之民無重困從禮有力云蕭山湘湖湮廢久民田無以溉從禮亟以浚治請于有司而躬督其役未幾湖復邑人賴其利國家承平日久田野滋闢下民售易不常姦弊百出于是

議者請用元豐法方田均稅事下有司而部使者差擇習民事悉心辦公者莫如從禮從禮亦慨然任其責奔走數州不憚深阻其考覈鉤深洞見民隱凡高下肥瘠廣狹盈縮黑白判通而關鍵籠絡胥吏無所肆其奸其在温州平陽課督官吏定稅置籍方隆冬夜常達旦因感寒氣得疾比至杭寢劇遂卒于僧舍其始得疾也或告之曰鄉版浩若煙海公能盡矚之乎徒自苦耳從禮不聽力疾檢察愈謹嗚呼其可謂不苟也已朝廷建立

法度凡以為民為有司者或非其人則反被其害者有矣今方田之法行于天下使人人如從禮者民有不受其實利者乎惜乎未究其所長而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從禮事親能承其意大夫踈財好義而恬于進年未五十致其事而歸生事蕭然從禮受命十年不敢調極力營其家弟妹昏嫁不失其時而親舊勞問饋遺纖悉畢舉大夫一無所問議者謂非從禮無以全其父之高非大夫無以致其父子之孝也常告其弟曰我所以不憚

麓劇政恐若等廢學也勉之故其弟試可行可皆自勵
相繼貢于鄉而以學行見稱于師友云從禮年四十六
卒于政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其弟以重和二年某月
葬于天台縣太平鄉鷄頭與先塋之次兩娶陳氏為室
同郡奉議郎貽序之女其繼永康人朝請即惕之女後
從禮十四日卒子曰茂三女長適進士劉之珍二未行
葬有日其仲從道自台抵福曰吾兄游最舊且厚惟子
敢請銘余謝以非其人然常聞諸楊先生中立曰仕于
州縣誠心愛民若吾從禮者無幾從禮小官又卒不得
年未為當世所知而獨見稱于有道者如此則為從禮
家若其朋游皆可無憾也故余錄其語而銘之銘曰嗚
呼從禮敏于為吏而死于勤事蓋食人之祿而無愧者
也凡墓有文以告後人我銘從禮以勸當世

蔡君濟墓誌銘

吾友君濟既卒之三月其父彥先遣使來諭余驚咽不
能語頃之方能哭泣問故嗚呼善人君子其不幸至是

耶而彥先以鄉先生林師古信夫狀請銘其墓信夫君
濟所厚也故得其行實為詳然余豈足知君濟者耶惟
蔡氏其先溫陵人避五季亂徙居溫之平陽君濟曾祖
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實嗣其業且以命君濟君濟資稟
剛峻能自克力學其精識絕人論天下事評一時人物
始卒皆如所言方見時舉止端重有所游觀輒曰不貽
親憂否既冠游太學見儕輩從事乎文藝慨然曰此科
舉所須耳夫學豈止是耶故聞賢有德者一言一行攷

攷訪之惟恐不及太學善士聞名而願交者不可以一
二數崇寧中下第忽忽不樂謂其游曰吾未嘗以得失
為念而不樂者非親意有所不安耶即日馳歸及門而
父疾甚已淹時矣醫卜皆曰不可療君濟齋戒沐浴默
有禱焉得吉兆而疾愈其事諸父友昆弟輯睦上下各
得其歡心經理家事凡人情所難堪者皆身任之闔門
幾百口今三十年矣無一後言者故鄉人稱族居者必
曰蔡氏而戒狠戾不睦者必曰盍觀君濟之為人也其

訓弟姪與朋友講習必以忠信愷悌為先嘗賦詩曰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弟姪有過差未嘗面斥之委曲諷喻使改而止其在京師逆旅中失金方揭榜購賞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君濟曰此非吾金也常曰古之全交者非一道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耶往還京師朋友有疾病則為之辨醫藥同寢處終始不厭死喪則主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蓋十數賢士遭斥逐傾橐資之眷眷焉勉以忠義報國而已凡游太學十餘年

七上于禮部不第中朝縉紳皆嗟惜之會天子以八行取士郡人條其應令者凡數十事有司方施行而四方有識聞之相與歡忻頌太學辟雍之士日俟其貢遣以來而君濟屬疾死矣悲夫君濟所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優游涵養日趨于自得蓋質諸聖言而合措諸行事而不紊其進勇甚浩乎其未易量也其所往來皆一時賢士大夫而鄒志完陳瑩中楊中立周恭叔尤所欽愛皆許以有為于世鄒陳久于謫籍君濟從之不遠千里

志完疾病以書招之比君濟至病且革矣盡吐平生所欲言者而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于問答云至君濟感疾啟手足神色不亂危坐如平時嗚呼非其有得者能如是耶君濟諱元康年四十三政和七年八月甲子卒于家明年二月甲子葬于邑之大奧山某原娶王氏閩清人仲舉之女有賢行順事其夫邦人取法焉生女蘇娘無男子以兄子蘇卽為後諶者謂君濟安窮達一死生雖不幸短命宜無惑者顧其親有子如此而失之何以塞其悲乎余以為死生命也夫人豈有不死者乎顧所為何如耳今君濟所學皆聖賢之事業而其從游皆千載人也亦豈不足以慰其親乎衆皆曰然于是叙而銘之銘曰人不問于父母昆弟之言與夫見其進未見其止皆善學者之事也若吾君濟其廢幾乎非天為之而止于斯乎嗚呼哀哉

朱純甫墓誌銘

朱君諱完字純甫少從進士舉以疾廢杜門謝人事元

祐中邑人創佛廟峴山下而君適有地介其間佛者議
丐於君弗聽請以旁近地易之君弗聽又數倍其直冀
君售焉且曰君有疾毋沮善事可以徼安寧之祉否且
病君曰若言怪吾聖人不言也未幾果病邑人駭甚申
論者相屬君以為吾病非命也耶卒不聽嗚呼其可謂
篤於自信者矣使其不病而從事于世顧易量哉崇寧
改元七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五娶戴氏生二男子曰
緩習進士曰綜尚幼二女子其一早死次未嫁即其年
十一月某日葬于邑之橫山陶公谷緩前期諭余曰先
人生而窮死而不窮惟公是屬君曾祖某祖某父某世
家溫之瑞安云銘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自古
然矣我思若人載石不誣以詔後昆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二十

墓誌銘

蔣君墓誌銘

宋 許景衡 撰

蔣氏自君之大父以文行望于鄉而伯父守亦以力學
 稱擢慶歷六年進士第故其後子孫皆業儒世其家獨
 君早孤而寡方營衣食不遑學校然其為人謹飭有常
 度家居肅然不聞人教其言歷歷可聽不及人過差其

教子必本於孝悌是雖未嘗學而識者以為猶學也常
曰吾不天弗究犬馬之養顧何以致吾力乎故凡歲時
祀事必躬辦而薦獻之處凜然如在雖老不急焉娶孟
氏生二男曰敦叙敦臨著籍郡學三女其壻曰王儒卿
石礪沈迅皆士人而適王者早死初君以同產獨女兄
奉侍之尤篤儒卿其出也故妻以子俾事其姑猶已也
其恭愛如此政和改元正月丁亥君以疾卒于家其孤
將以明年十月己酉葬于所居瞿溪之源於是儒卿為
太學生狀君行致敦臨之言請銘其墓余固未嘗識君
而習其平生者蓋得諸鄉人之善者為多也是不可以
無銘大父諱絳父諱宓母陳氏銘曰稟君名忱甫字也
系出樂安永嘉其里也維善宜壽七十而止也維躬宜
有以詔其子也

沈君墓誌銘

某兒時先夫人語以沈君事曰沈吾外弟也喪其父時
母猶在稍長能自省孤苦不煩訓飭所以奉母者無不

盡

母死持喪又如禮其可尚也。比余從人事歲時往還其
閨門肅然。夫婦熙熙。雖婢僕亦訢如也。其撫予良厚。其
後君死。藁葬。母夫人墓。次予方游學。哭之過時而悲。比
舉葬。有日。其孤尚行。速余為銘。嗟乎。不見君久矣。然其
平生猶朗然。吾心也。然則孰宜銘。君諱藻。字子文。曾祖
延珍。祖坦。以多貲為溫之瑞安著姓。父惟卿。既死。族人
異籍。而其貲無幾。母夫人杜門弗出。日冀君壯大。嗣其
家。而君以能謹儉。力於為生家。以是足其為人。多智謀。
人有疑必咨之。其言歷歷可聽。喜浮屠法。讀其書。所謂
大藏者。凡再過。又撥其可為勸戒。手抄以示人。七月壬
午。病于家。崇寧四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芳山鄉龍就
山之東原。徐夫人祔。子二人。曰尚行。義行皆業儒。女長
適某。其次在室。皆早死。次嫁某孫。三人。女孫五人。銘曰。
族望吳興。以亂而遷。有家于溫。藩藩子孫。延及子文。載
世一人。孤童自持。祀以不隳。凡我後人。其是之恩。

沈耕道妻某氏墓誌銘

某氏温州瑞安人年若干嫁同邑沈某耕道耕道少習
進士累從有司舉輒弗利乃棄去徙居江上日與所往
還隨所遇娛嬉酣飲極談浮沉里閭或乘輕舟夷猶中
流舉席鼓枻泐然天未混迹漁者笑語歌呼夜或忘返
視其四放若不知世之有榮辱貴富可以為欣戚也而
某氏能勤儉力於為生家以是足且斥其食飲賓客費
以奉耕道而耕道初不知其有無多寡也曰吾天之幸
民也放浪江湖間有以自適者蓋有賴焉某氏生子男

曰某某自始學某氏課督之甚力今為郡學生將謀婦
氏曰我聞吳氏女許出也許有賢行其伯仲儒者是必
以告其女子者矣趣所親訪之吳氏辭焉某氏曰我屬
疾苟失吳氏好且死不瞑其為我哀告之而吳氏無以
却也許之某氏喜甚疾愈比再作遂不起某年某月日
也年若干耕道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所且遣某以書
來請曰吾辱子游而吾妻嘗聞子之賢請昏甥室既得
所願欲今死矣豈不欲子之銘乎余聞某氏有婦道宜

銘也銘曰猗歟某氏某人之子令妻賢母銘則不朽

丁昌期妻蔣氏墓誌銘

永嘉丁先生墓在郡東南二十五里大羅山之西原崇
寧改元四月丁酉窆其旁夫人蔣氏祔焉夫人郡人諱
宇之女生十八年歸丁氏逮事先生大父以孝謹聞生
三男子曰惇夫蕙夫志夫皆儒學而惇夫早卒一女子
嫁同里沈希舉男孫六人女孫七人以疾終於家享年
六十四自周後喪祭禮廢學士大夫槩仍俗漫弗省非
是先生父子獨草去純用古法式聞者多竊笑而夫人
率行之無難色溫人感浮屠說諸子常從容道其必不
然者夫人頷可之誠諸婦母違夫子令歲時宗戚趨寺
廟以嬉或請夫人夫人曰彼豈我屬游止處耶不喜祈
禳禁忌曰死生禍福天也自少至老其言多類此景衡
與夫人諸子游而志夫同年舉進士同官于台比屬銘
不敢辭先生諱昌期林石介夫誌其墓云銘曰不惑於
佛不牽於俗夫人行之而我銘之

鄧南夫墓誌

君諱孝先字希舜平陽人也襟度豁然遇人無少長踈
暱皆得其歡心鄰有彊占其地者君好謂之曰汝所欲
不多吾與汝或以其廢因為屬諸官乞給佃如令君示
以券曰若以貧為是也吾先疇不可以與人要當相周
急爾客或謂君彼不逞邀求何厭盍從官得曲直以窒
其後來君曰豈不知此耶顧俗好訟凡爭尺寸地賂賄
不貲甚者至破產無以生吾誠怯懦然足不履公闕再

世于此矣願守遺訓俾吾子孫弗忘也客乃謝之歲饑
盡斥所贏以賑閭里居當往來有小商貨滯弗售輒以
善價市之或問何用此不急為君笑而不荅喜賓客有
過門則具有酒相與娛樂以為常政和元年夏得疾屏
巫醫弗用日與所厚笑語如平時以六月戊午終于家
享年五十二娶同里黃氏生二男曰廷曰邦二女嫁徐
佐林森初君力進邦于學且戒之曰若曹讀書亦知夫
所謂不自欺者乎嗚呼觀君之行事與君之所以訓子

者誠非苟而已也故持叙之以書其墓石云

行狀

故宗室環州防禦使行狀

公諱令彝字文炳藝祖之幾代孫而莊懿公之長子也
生某歲授某官幾遷至某官治平熙寧元豐間以覃霈
授某官再遷岷州團練使爵某邑元符三年今天子即
位覃霈遷環州防禦使四月十三日以疾薨於京師某
坊之別第享年四十三公生穎悟方為兒則已端重不

妄舉動見輩行群戲其旁未嘗輒隨以往莊懿公雖履
貴富劇喜問學操行端方名動宗籍其所與游皆一時
賢士大夫公總髮倚立常指問其誰何又問其為人曰
吾長大庶幾為斯人乎莊懿由是器之既而刻苦從事
經史率以夜分為常或曰貴公子雖酣宴不過是君何
自苦如此公曰我以君親思得安居飽食奉朝請外無
毛髮勞苦事舍是將何用吾心且酣宴之樂孰與據几
案探聖賢為樂者喜翰墨字畫清勁蕭然有出塵意其

為歌詩稱是性寡合非其好未嘗許以親近至其所往還必知名士笑語從容訖無倦色間有斥逐或喪服婚嫁必盡力周之惟恐不及故士大夫多德之常戒其子曰人不學徒然此世率與草木同腐是大可惜而等勉之故其子皆有志於學公事父母孝莊懿之薨執喪如禮見者慘惻平居奉己清約常嫉夫侈靡過度者蓋公之行已類多過人者而族屬上下自以為不及也未嘗病比啟手足猶如平時家人輩不知而醫療皆不及也

終之日無問識否皆嗟惜之公母某氏某官之女封某郡君子男三人曰某某女幾人未及嫁七月某日護從先帝葬某縣某鄉某原公帝者後爵祿崇重而操履甚似寒士其學術該博識度高遠使用於時從事於功名之際則其所施設蓋未易量也奈何止此而已惜夫某辱公游最舊故知公為尤詳葬有日子特請狀其事因次第之俾告於有司云

述

陳孺人述

陳氏越州山陰人父某以守法不徇權貴知名元豐中卒官朝奉郎大里寺丞陳氏年二十二歲歸余逮事先公宣教奉侍無違先公以為能盡婦道其事余有禮朝夕不少懈予疑其始嫁然也久之亦然至于終身莫不然也余官州縣貧甚食指衆陳氏能痛自抑損甘淡薄勉余以安義命厲名節常曰男子當期于遠大余失察黃巖帑吏之姦坐免官頗疑其不憚問之陳氏曰昔吾

父坐事就逮詔獄謫官遠去吾母不憂也曰職事當爾今我亦何憂第恐君氣未平耳其後余尉樂壽官舍在景城大河洲渚中風濤無時居民日虞衝潰陳氏曰此雖岑寂而無送迎奔走之勞政宜讀書近筆硯耳間具有酒顧兒女子相笑語觀其意惟恐余有所不樂也性警穎遇事輒能記誦于物無所靳惜其始嫁也會家弟少雄欲游太學無以為道路費為斥奩具以資其行遇族恩意惟厚內外稱焉大觀二年正月甲子以疾卒于

河間官舍年三十四生一男曰世厚四女其二早死政和二年余為詳定重修勅令所刪定官以元圭恩贈孺人五年歲在乙未十月己酉葬于永嘉西山瑞鹿寺之西原悲夫陳氏從余于憂患艱難中相與為辛苦亦廢幾壽考安寧之報而制命不淑得年不永然其平生蓋有女子所難能者欲誌其事于墓石而哀不能文乃為叙而銘之豈惟陳氏幸而得傳不朽亦使聞者不悼其不幸而勉于為善夫豈小補哉

雜說

本草宣連微寒味苦無毒凡嬰兒始生必以飼之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者居頃始乳之既而復飼以宣連則弗食之矣嗟夫嬰兒方其食宣連也是未知所以為苦也迨知乳之為甘然後知彼之為苦故甘者在所取而苦者在所去矣豈惟嬰兒為然凡人莫不然也食蒸藿者不知梁肉之為美也居貧賤者不知富貴之為樂也及其舍蒸藿而食梁肉然後知其不為美也去貧賤

而即富貴然後知其為不樂也如使終身未嘗食梁肉則雖不美者美矣使其終身未嘗即富貴則雖貧賤豈有不樂哉惟知其為不美也故窮天下之美猶有所不足焉惟知其為不樂也故窮天下之樂猶有所不足焉向之藜藿足以為美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為美向之貧賤足以為樂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為樂也是豈人之本心然耶是豈有以使之然耶

凡人之所愛宜莫如愛其身之甚也然有時而不知所愛然者今人不幸以橫逆之加諸己也則必持挺刃而鬪焉持挺刃而鬪是負亦死勝亦死也為其不能自己故雖其所甚愛有不顧焉士之仕於上其職之所守理之所爭有從之則生違之則死者為其不可苟也故雖其所甚愛有不顧焉被鬪而死死則已矣而吾之所謂死則有不死者存焉又况夫鬪者其勢必至於死而君子之所為則未必至於死耶然趨其必死者常如彼之多所謂未必至於死者則如此之寡為君子者因悲其

愚而至於此也而君子自以為不愚也耶

君子之所為有衆人所能知者有衆人所能不能知者惟其有所不能知則或以為無君子也其所可為者義也其所不可為者利也君子於此將奚趣趣其義也雖衆人亦以為然其所可為者善也其所不可為者惡也君子於此將奚趣趣其善也雖衆人亦以為然乃有時焉其所為者義也而有似乎不義其所為者善矣而有似乎不善君子固自若也衆人斯惑矣然而君子之所為固不期人之必知也豈若衆人然將有為也則曰人果以為然否其有所不為也則又曰人果以為不然否不知其為可亦不知其為不可也惴惴焉惟恐其議已也昔者孔子不復蒲人之盟人皆以為不信也孟子不朝齊王人皆以為不敬也然則為孔孟者宜如何哉或曰古之人耻沒世而名不稱然則君子之所為果不期人之知耶夫知其為君子者固有在也如衆人焉則是無君子也久矣

郭璋畫跋

太原郭璋及其子晦皆善畫尤精于人物元符三年余將西遊京師璋父子遺余西域像世俗所謂觀音者徒倚巖石間瑞巖冲靖凜然如生其用筆意與吳張相上下余平生不喜佛特少年嘗好觀畫耳嗟夫璋以余之所好遂忘余之所惡殊不知余之所惡蓋有甚于所好也逸少之於鵝衛子之於驢皆以其所好卒被惡名蓋

予每以為戒今璋之畫豈惟予之所惡亦予所不復好也然璋畫妙絕富人以金繒購之未易得今乃獨以遺予是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予友某純孝人也將歸寧臨海謂余曰敢輟予之所惡以奉吾母之所好可乎余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所好果何如哉然余亦豈有靳焉虛其請者蓋非所以遺某人也

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

范文正公啟齒弄筆不忘忠義此帖有終日為善以報

已知之語凡謝人不當如是耶前輩風流日遠使人嘆
息歐陽公以文章伏一世初不以字畫自名也而遺墨
爛然殆不愧當時工書者於以槩公之往烈亦豈易量
耶杜祁公書清勁不俗如其為人君章寶箴雖寸紙數
字不棄也其好古樂善如此誠可尚云舒王筆墨瀾翻
其得意處不減古人而議者以謂酷類楊凝式果然否
耶某年月日同左與言登八詠樓覽觀溪山之勝慨然
想見古人會陳君章攜諸公筆蹟見過相與舒卷終日
而文富小帖蓋其一也昭陵遺老無復人矣見其似者
喜况手澤乎

跋遺直碑

某嘗得清獻公奏藁見其誠心體國知無不言墓碑所
著乃其一二大者耳日月滋久斯文不傳後生無復前
輩之風流幼安每出以示人其意遠矣

跋公復來詞

右公復來詞詞雖樸拙然邑民愛戴之意似得一二聖

時先生何從得之以書見聞竊恐流傳漏誤謹錄凜呈
予方雅從先生游固不待文字然後知其政事而樂善
無厭眷眷如此宜乎鄙人不敢隱也

跋龍眠淵明圖

予既得伯時所畫陶靖節乃屬元中書歸去來辭以副
之二者為吾寶錄蓋不獨其筆蹟也

跋惠雲詩

世傳九釋詩多佳句而吾鄉惠雲復與之同時正其輩
流也又其所與游多聞人若魏野林逋輩而其名獨不
傳惜哉妙悟從諫其曾孫也以其遺墨傳諸士大夫間
當有巨公顯人為之題品則復為不朽矣

跋方湖詩

昔韓子作號州園亭諸篇妙絕無對今吾廬公方湖十
詠其庶幾乎始公以高才不肯自售見于小詩名聞一
時受知裕陵卒位通顯蓋其所大過人者不獨篇翰而
已也大觀四年十二月中澣書所觀於似齋

跋節物詩

右節物詩一首余初官黃巖祿薄食指衆秋冬之間褐絮未具陳氏屢趣置絹乃賦此詩陳氏曰有無常事何足愧因授小兒女相與誦之自爾每當初寒必誦之以為笑樂陳氏捐室今九年矣偶閱故書得此稿為之愴然惜不忍棄乃錄之以遺甥姪輩俾知吾貧如此而陳氏能安吾之貧也政和六年夏日



